

I 312.3/9

# 朝鲜现代戏剧集

上册

[朝鲜] 宋 影等著

冰 蔚 何 犁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朝鲜现代戏剧集

上册

〔朝鲜〕宋 影等著

冰 蔚 何 犁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875 字数 363,000

1980年9月新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147 定价: 1.85元

## 目 次

爱国者	1
不能再过那种日子	105
我们一直在一起战斗	219
渔轮“前进号”	331
分界线上的村庄	419
阳光	511

# 愛 國 者

宋 影 著  
何 犁 譯



## 人 物

- 崔炳勳**——朱岩洞区长。
- 崔福順**——其女。
- 宋勇植**——祖国光复会会员。
- 全厚福**——其妻，妇女会会员。
- 宋明浩**——其子，游击队员。
- 宋明玉**——其女，儿童团员。
- 柳三成**——矿工，后为游击队员。
- 金明熙**——游击队政治指导员。
- 池鳳七**——光复会会员。
- 郑鉄石**——光复会会员。
- 鉄石妻**——妇女会会员。
- 金完盛**——光复会会员。
- 金完盛妻**——妇女会会员。
- 完盛媽**
- 魯凱老婆婆**
- 游击队第七团团長**

**游击队第四连连长**

**其他游击队员、男女群众若干**

**白祥律**——守林人，后为宪兵队特务。

**日军团长**

**日军团长副官**

**日军参谋**

**日军第二营营长**

**日军通讯兵**

**伪满军大队长**

**日本教官**(伪满军的)

**警察局长**

**宪兵队长**(大尉)

**警察局派出所所长**(日本人)

**警长、警士、巡警**

**伪满军、日本兵、日伪警察多人**

### **时 间**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

### **地 点**

鴨綠江邊(朝鮮和中国)。

## 第一幕

惠山鎮的一个偏僻的山村，离鴨綠江不远。  
舞台是宋勇植的家。

这是一幢一字形的木头房子，門开在正面。左边外屋和上房相連，右边为厨房。

房里有一个燒松枝的大火盆，上面搭着烘衣服的架子，另外还有整段的木柴，木制碓臼，家具也全都是木头做的。玉米和兽皮挂得到处都是，一捆新編的草鞋挂在墙上，特別显眼。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深冬，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山风呼嘯，震撼密林。不时傳來野兽的嚎叫和山鳥的噪鳴。

幕启：全厚福和宋明玉在炕上推着小石磨。

**宋明玉**（推开全厚福握住磨柄的手）你放开，一个人推还方便些。



- 全厚福** 死了头，你哪来那么大的蛮劲呀！
- 宋明玉** (推得更快)两个人推总是碍手碍脚的，不如一个人来得方便——你看，怎么样？
- 全厚福** 这么快，磨不细！
- 宋明玉** 难道磨细了它会变成大米？
- 全厚福** 你怎么不是个男的呢！
- 宋明玉** 我也气自己为啥不是男人！
- 全厚福** 哼，你们两个简直完全相反，哥哥象大姑娘一样老实；瞧你的长相和说话劲儿！（咂咂嘴）
- 宋明玉** (耸耸肩膀)那也好嘛。（掉转头）啊，妈，这用来扞面吧，爹今天也该回来了。不说多，小麈子总能打到一只吧。
- 全厚福** 唉，你哥哥要是不被抓到矿上去，你爹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头。（叹气）一去就没有音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 宋明玉** 哼，你以为哥哥会不明不白地死掉吗，绝对不会。
- 全厚福** 已经一年多了，连信也没来一封，就说矿上的活儿再忙……
- 宋明玉** 不是不写，是不能写！你以为那些家伙把年青人象牛马一样拉了去，还会给他们写信的空闲么？听说那边活儿苦，吃不饱，大家都打算逃跑哩！……所以最近管得很严，连宿舍也由警察扛着枪把守，简直象监狱一样！
- 全厚福** 所以才担心嘛，他身子又单薄……

**宋明玉** 唉，媽，你真是，怎么連自己的亲儿子也不知道啦！过去尹先生常說夜校学生中，最棒的就是宋明浩。这話你难道忘記了？

[外面傳來几声老鵝的叫声。]

**全厚福** 瞧那該死的臭老鵝，(開門，向外望)你看，那短命的东西对着福順家叫哩！(拾起一顆石子对着老鵝扔过去，把老鵝赶走，然后关好門走进来，耽心地)看样子，福順她媽……

**宋明玉** 媽什么事情都迷信，这是个大毛病。

**全厚福** 你懂什么，这也插嘴，那也插嘴！老鵝叫，閻王到，从古到今都这么說。

**宋明玉** (生气地)唉……

**全厚福** (略为有些不快)她已經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婆，身板又那么虛弱，被人家狠命踢了几脚，还受得了？(气愤地)哼！那些家伙也太可恶，他們居然不准人家在山沟里打柴。自从出了个什么山林合作社以后，那些当山林看守的家伙簡直比巡查还可恶！

**宋明玉** 是膿包自会穿的——总有到头的时候！

**全厚福** 那些家伙得寸进尺，越来越坏，連火田<sup>①</sup>也不准随便开了，还到什么“头”啊。現在这个世道我們朝鮮人还能算人嗎！

---

① 过去朝鮮农民往往放火燒山、开垦荒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叫做火田。

宋明玉 不，咱們往后瞧吧。尹先生說过：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表面上看来越强大。烏在临死前还要大叫几声呢！

全厚福 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可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大象。

（叹气）

〔崔福順上。〕

崔福順 嬸子，大叔还没回来嗎？

全厚福 沒有，你媽好些了沒有？

崔福順 还是那样。我爹这陣鬧得可凶啦，他嚷着要去找那个姓白的看林的小子算帳哩！

全厚福 啊？算帳？他发那么大的脾气？

宋明玉 算帳就算帳唄，有啥害怕的。（对福順）姐姐，你說是不是？

崔福順 不过——你也曉得我爹的性子，平常很和气，要是发起脾气来，那就水火不分。唉，要是大叔在家就好了……

宋明玉 为什么？

崔福順 媽叫我請大叔去一趟，她說只有大叔才扭得过我爹那牛脾气。

全厚福 那，我去看看。

宋明玉 算了吧，你去了也沒用。

全厚福 你說的什么話？事情总是不要鬧大了才好，我們能呆在旁边望着？又不是啥生人別戶的。（下）

崔福順 爹的臉色那么难看，我真是头一回看見。他一句話也不說，紧紧地閉着嘴。后来又悶头吃了一通土豆，

我看准要出乱子。

**宋明玉** 他老人家性子这么急，怎么会不生气呢？就连我也气得不得了！（激动地）姐姐，难道你就不声不响地看着那小子打大嬷？要是我，可得叫那小子吃点苦头。（挥动拳头，粗声喘气）

**崔福顺**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想都来不及想到该怎么办。妈正在厨房里干活，那小子横冲直撞跑进来，对着我妈一连踢了几脚，妈当时就昏倒了。我紧紧地抱着妈，只知道哭。我气得要命，心都快炸了，两眼直发黑。（两眼噙满泪水）

**宋明玉** 姐姐，你哭啦？

**崔福顺** 我实在气不过。（拭泪）

**宋明玉** 姐姐，哭是软弱的表现。

**崔福顺** 我也知道傻瓜才哭，可是……

**宋明玉** 姐姐，鬼子解散夜校后，尹先生临渡江时，一再叮嘱我们的话，现在还在耳边响呢！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胜利，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成我们的！（声音稍低）他还说，江那边有金日成将军的游击队，（回忆着）尹先生现在恐怕也在江那边的某个地方，为了最后胜利而斗争。

**崔福顺** （自信地）是啊！

〔两个姑娘眼睛里射出光芒，她们对于未来的胜利满怀信心。〕

**宋明玉** （怀恋地）姐姐，那时候，我们的夜校给这黑暗的山沟

敲起了晨鐘，把人們從沉睡中喚醒。（意味深長地微笑着）尤其是對你說來，那鐘聲帶來了更大的喜悅，是嗎，嗯？

崔福順（沒完全听懂她的話）什麼更大的喜悅？

宋明玉 換句話說，對你和我哥哥，夜校便是媒人啊。

崔福順（臉頓時紅了）嗨，死了頭！

宋明玉 什麼死了頭，按照我們朝鮮的風俗，即使小姑子在她嫂子手里過日子，嫂子也得恭恭敬敬地叫她一聲“姑娘”呀！

崔福順（又高興又沒辦法）真是……

宋明玉（自言自語地）哥哥這陣雖然被抓到礦上去了，但他不會永遠象傻瓜一樣呆下去的。胸中的怒火总有一天會爆發的。姐姐，你說呢？

崔福順（點頭）

宋明玉 我們可不能落在哥哥他們後面啊，我們雖然也穿着裙子，但是和從前的女子可不同呀！

崔福順（陷入冥想）……

宋明玉 姐姐，你在想啥呀？

崔福順（望着天空）我在想，那時候——我們上夜校的時候——先生偷偷地教我們唱的那首歌……

宋明玉（低聲地）祖國光復會十大綱領歌。

崔福順 那時候，有一次，是春天，我們站在那塊大岩石上俯視着彎彎曲曲的鴨綠江。啊，那時，金達萊開得正好，滿山都象綉着紅花一樣。

宋明玉 是啊，那天姐姐还采了一束金达莱拿在手里，楞了一会，便给我了。其实呀，那花是給坐在我旁边的哥哥的。

崔福順 就是！你干嘛老寻我开心？这样你心里該舒服了吧。我說，明玉！

宋明玉 嗯。

崔福順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宋明玉 梦见我哥哥啦？

崔福順 (点头)

宋明玉 他怎么样？

崔福順 唉——穿一身軍装，扛着枪……

宋明玉 那不是做梦，是真的。

崔福順 还有，有一次我想在河边洗臉……水里却現出了你哥哥的臉……唉，这些話你別告訴任何人！

宋明玉 真是朝思暮想，日夜不忘呀！（自語）唉，我以后也会这样想人嗎？

崔福順 (打宋明玉)

宋明玉 (得意地笑了)

崔福順 (重又沉浸在回忆里)那时，我們也不知道誰开的头，就都唱起那首歌来了。

[两个姑娘低声唱：“三千万同胞齐动員，結成坚强的反日革命統一战綫，彻底打垮日本狗强盜，建立人民政权是第一条。”

[全厚福慌慌張張地进来。

**全厚福** 福順，不得了啦，你爹真的走啦！你媽和我什么好話都說尽了，他象沒听見一样，半句話也不說，就那么死閉着嘴。嚯，那副臉色才吓人呢！他一蹦多高，說走就走，象箭一样就跑下去了。这一下可真要鬧出事情来了！

**宋明玉** 那有啥办法！

**全厚福** (生气地) 啊，要把这山沟沟鬧翻了你才安逸？这陣派出所的警察对我們非常注意，說我們家有夜校的学生。(对福順) 快去看看，你媽急得要命。我真担心她的病会复发，你快去劝劝她。

[崔福順下。]

**全厚福** (叹了口气) 唉！越来越活不下去了，真不如死了好！

**宋明玉** 越苦就越應該活下去。

[外面傳來大声的咳嗽。]

**宋明玉** (開門，張望) 爹！——哎呀，真的打了一只麇子。(跑去)

[宋勇植拖了一輛小雪橇进来，雪橇上放着一只麇子。宋明玉帮他拖雪橇。]

**宋明玉** 媽，真大。这下子可以解解饑了。

**宋勇植** (抖掉衣服上的雪，拭去臉上的汗) 打猎也越来越吃力了。他媽的，年紀不饒人，怎么老得这样快啊！

**全厚福** 你瞧，福順她爹……

**宋勇植** 剛才回来时碰見了。

**全厚福** 啊，你沒把他拉回来？

宋勇植 要拉也拉不住。我也沒有拉他。

全厚福 的确你也很为难；他这一去，恐怕要惹出不少麻烦来。

宋勇植 对那些家伙就得给他点厉害看看，只要不揍死他就行。充其量被他们关上二十九天得了。明玉，拿斧子来，先砍一块给亲家送去。

全厚福 礼都没过，就亲家亲家的……

宋勇植 就算不是亲家，那大嫂子也和我亲嫂子一样嘛。我和炳助哥从小就是莫逆之交，直到现在也还是同甘共苦，和至亲骨肉一样。

全厚福 这些哪个不晓得？

〔宋明玉拿着斧子正要出来，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宋勇植 誰呀？

三成的声音 是我。

〔柳三成慌慌张张推门进来。〕

宋勇植 这不是三成嗎？

三 成 是我……（小心地望了望外面，关上門。惶惶不安的神情）

宋勇植 怎么回事儿？

三 成 逃出来了。

全厚福 啊，从矿上？那我们明浩呢？

三 成 明浩在我前一天就跑了。（喘气）

全厚福 （被不安籠罩着）哎呀，人家背着枪看住你们，又怎么跑出来的？



**三 成** 嗜，要說起在矿上吃的苦头，真是几天几夜也說不完，一句話：簡直是活地獄。

**宋勇植** 你講講怎么逃出来的吧。

**三 成** 那是几天前的事了，明浩他們那一伙年青小伙子同心协力，在晚上搞了暴动。

**宋明玉** (又惊又喜)啊，我哥哥！

**全厚福** (不安地)他怎样了？

**三 成** 其实我也不知道明浩有那么大的胆量。这件事发生以前，从表面上看，明浩一直是和我們一样，鬼子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誰知他早就和年青小伙子們秘密地商量好了。他們是几天前干的，那时，正是深更半夜，他們一伙約莫有二十来个人，拿着鎬头鉄鍬，把鬼子的地方軍呀，工头呀，全給打死了，然后带着炸药枪彈之类的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走掉了。大伙私下議論，一定是过江去了。

**全厚福** 他們怎么了？(吃惊、害怕、以致发呆了)

**宋明玉** 媽，您別担心。哥哥不是笨人，出不了差錯。(又高兴又激动)

**宋勇植** (沉痛地)唔，大概已經平安地过江去了。那么，你呢？

**三 成** 其实我要是和明浩他們一起干就好了；可又怕我一走，家里就会遭殃，就这么想来想去誤了事儿。我真是個沒出息的人。不过我現在宁死也不愿再呆在那里了。所以乘着矿上的乱勁，在半夜里偷跑出来了。現在正往家去呢，路过大叔門口，我想不进来不好，